

北史(八)

李延寿 著

中国电影出版社

内容提要

《北史》纪传体的通史,与《南史》一样作者都为李延寿。有本纪12卷,列传88卷,共100卷。共80卷,有本纪10卷,列传70卷。记事起于北朝魏道武帝登国元年(386年),止于隋恭帝义宁二年(618年),包括北朝魏、齐、周和隋四个封建政权230年的史事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都是记述南北朝至隋历史的《宋书》、《南齐书》、《梁书》、《陈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周书》、《隋书》等8部纪传体断代史基础上修成的。它们是对八书的成功改编和成功的再创造。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打破朝代体系,把这一时期分成南北两个部分,分别撰写出通贯各朝代的通史,编成互相联系,互相配合的两部书。把整个南北朝到隋统一的长阶段历史,完整地溶洽,从而克服了史实断裂、重复记载、难于剪裁、卷帙繁冗、不便阅读等诸多弊病,且以简明方式记述具体事实,给读者提供全面系统的历史知识。从而有利有比较出各朝代、各历史时期的不同特点,准确勾勒的历史形势和历史变化趋势,体现历史发展的本质特点。另《北史》和《南史》如此篇修,也有利于中华民族历史的总体中启发人们历史思考,消除南北长期分裂、隔阂,培植天下一家的统一意识。但二史未能制出有关南北关系的年表来,体现作者缺乏总揽全局的观点。对于南北各代的变异,作者交待也很不明确,不能很好地达到司马迁"通古今之变"的要求。

书 名：北 史（八）
作 者：李延寿
出 版 社：中国电影出版社
书 号：ISBN 7-106-02306-X
版权所有：北京焯子工作室北京牛马文化
类 别：典藏二十五史
出版时间：2005年6月
字 数：26万字

卷第七十一 列传第五十九

隋宗室诸王

蔡景王整 滕穆王瓚 道宣王嵩 卫昭王爽 河间王弘
义城公处纲 离石太守子崇 文帝四王 炀帝三子

蔡景王整，隋文帝之次弟也。文帝四弟，唯整及滕穆王瓚与帝同生，次道宣王嵩，次卫昭王爽并异母。整，周明帝时以武元军功，赐爵陈留郡公。位开府、车骑大将军。从武帝平齐。力战而死。文帝初居武元之忧，率诸弟负土为坟，人植一栢，四根郁茂，西北一根整栽者独黄。后因大风雨，并根失之，果终不吉。文帝作相，赠柱国、大司徒、八州刺史。及受禅，追封谥焉。

子智积袭。又封其弟智明为高阳郡公，智才开封县公。寻拜智积开府仪同三司，授同州刺史，仪卫资送甚盛。

整娶同郡尉迟纲女，生智积。开皇中，有司奏智积将葬尉太妃，帝曰：“昔几杀我。我有同生二弟，并倚妇家势，常憎疾我。我向之笑云：‘尔既嗔我，不可与尔角嗔。’并云：‘阿兄止倚头额。’时有医师边隐逐势，言我后百日当病癩。二弟私喜。以告父母。父母泣谓我曰：‘尔二弟大剧，不能爱兄。’我因言：‘一日有天下，当改其姓。夫不受其亲而爱他人者，谓之悖德，当改之为悖。’父母许我此言。父母亡后，二弟及妇又谗我，言于晋公。于时每还，欲入门，常不喜，如见狱门。

托以患气，常锁阁静坐，唯食至时暂开阁。每飞言入耳，窃云‘复未邪？’当时实不可耐，羨人无兄弟。世间贫家兄弟多相爱，由相假藉；达官兄弟多相憎，争名利故也。”

智积在同州，未尝嬉戏游猎，听政之暇，端坐读书。门无私谒。有侍读公孙尚义，山东儒士，府佐杨君英、萧德言，并有文学，时延于坐。所设唯饼果，酒才三酌。家有女妓，唯年节嘉庆奏于太妃前。始，文帝龙潜时，与景王不睦，太妃尉氏又与独孤皇后不相谐，以是智积常怀危惧，每自贬损。帝亦以是哀怜之。人或劝智积为产业，智积曰：“昔平原露朽财帛，苦其多也。吾幸无可露，何更营乎！”有五男，止教读《论语》、《孝经》而已，亦不令交通宾客。或问其故，智积曰：“恐儿子有才能以致祸也。”开皇二十年，徵还京，无他职任，阖门自守，非朝覲不出。炀帝即位，滕王纶、卫王集并以谗构得罪，高阳公智明亦以交通夺爵，智积愈惧。大业三年，授弘农太守，委政僚佐，清静自居。及杨玄感作逆，自东都引军而西，智积谓官属曰：“玄感欲西图关中，若成其计，则根本固矣。当以计縻之，使不得进。不出一旬，自可禽耳。”及玄感军至城下，智积登陴詈辱之，玄感怒甚，留攻之。城门为贼所烧，智积乃更益火，贼不得入。数日，宇文述等军至，合击破之。寻拜宗正卿。

十二年，从驾江都，寝疾。帝时疏薄骨肉，智积每不自安，及遇患，不呼医。临终，谓所亲曰：“吾今日始知得保首领没于地矣！”时人哀之。有子道玄。

滕穆王瓚，字恆生，一名慧。仕周，以武元军功，封竟陵郡公，尚周武帝妹顺阳公主。保定四年，累迁纳言。瓚贵公子，又尚公主，美姿容，好书爱士，甚有当时誉，时人号曰杨三郎。武帝甚亲爱之。平齐之役，诸王咸从，留瓚居守，谓曰：“六

府事殷，一以相付，朕无西顾之忧矣。”宣帝即位，迁吏部中大夫，加上仪同。

宣帝崩，文帝入禁中，将总朝政，令废太子勇召之。瓚素与帝不协，不从，曰：“作隋国公恐不能保，何乃更为族灭事邪！”文帝作相，拜大宗伯，典修礼律，进位上柱国、邵国公。瓚见帝执政，恐为家祸，阴有图帝计，帝每优容之。及受禅，立为滕王，拜雍州牧。帝数与同坐，呼为阿三。后坐事去牧，以王就第。

瓚妃宇文氏，素与独孤皇后不平，至是郁郁不得志，阴有咒诅。帝命瓚出之。瓚不忍离绝，固请。帝不得已，从之，宇文氏竟除属籍。由是恩礼更薄。开皇十一年，从幸栗园，坐树下，方饮酒，鼻忽流血，暴薨。时年四十四。人皆以为遇鸩。子纶嗣。

纶字斌禕，性弘厚，美姿容，颇知钟律。文帝受禅，封邵国公。明年，拜邵州刺史。晋王广纳妃于梁，诏纶致礼，甚为梁人所敬。

纶以穆王故，当文帝世，每不自安。炀帝即位，尤被猜忌。纶忧惧，呼术者王琛问之。琛答曰：“王相禄不凡。滕即腾也，此字足为善应。”有沙门惠恩、崛多等，颇解占候，纶每与交通，尝令些三人为厌胜法。有人告纶怨望咒诅，帝令黄门侍郎王弘穷验之。弘希旨奏纶厌蛊恶逆，坐当死。帝令卿议之，司徒杨素等曰：“纶怀恶之由，积自家世。惟皇运之始，四海同心，在于孔怀，弥须协力。其先乃离阻大谋，弃同即异。父悖于前，子逆于后，为恶有将，其罪莫大。请依前科。”帝以皇族不忍，除名徙边郡。

大业七年，帝征辽东，纶欲上表，请从军自效，为郡司所遏。示几，徙珠崖。及天下大乱，为贼林仕弘逼，携妻子窜儋

耳。后归国，封怀化县公。寻病卒。

纶弟坦，字文襦，初封竟陵郡公，坐纶徙长沙。

坦弟猛，字武襦，徙衡山。

猛弟温，字明襦，初徙零陵。温好学，解属文，既而作《零陵赋》以自寄，其词哀思。帝见而怒之，转徙南海。

温弟诜，字弘襦，前亦徙零陵。帝以其修谨，袭封滕王，以奉穆王嗣。大业末，于江都为宇文化及所害。

道宣王嵩，在周以武元军功，赐爵兴城公。早卒。文帝受禅，追封谥焉。以滕穆王瓚子静袭。卒，谥曰悼。无子，以蔡王智积子世澄袭。

卫昭王爽，字师仁，小字明达。在周以武元军功，于襁褓中封同安郡公。六岁而武元崩，为献皇后所养，由是宠爱特异诸弟。年十七，为内史上大夫。文帝执政，授蒲州刺史、柱国。及受禅，立为卫王，所生李氏为太妃。爽位雍州牧、右领军大将军、权领并州总管、上柱国、凉州总管。爽美风仪，有器局，政甚有声。大军北伐，河间王弘、豆卢勣、窦荣定、高颎、虞庆则等分道而进，以爽为元帅，俱受爽节度。亲率李充等四将出朔州，遇沙钵略可汗于白道，接战，大破之，沙钵略中重疮而遁。帝大悦，赐爽真食梁安县千户。六年，复为元帅，步骑十五万出合川，突厥遁逃。徵为纳言。帝甚重之。未几，爽疾，帝使薛荣宗视之，云众鬼为厉。爽令左右驱逐之。居数日，有鬼物来击荣宗，走下阶而毙。其夜爽薨，年二十五。赠太尉、冀州刺史。子集嗣。

集字文会，初封遂安王，寻袭封卫王。炀帝时，诸侯王恩礼渐薄，猜防日甚，集忧惧，乃呼术者俞普明章醮以祈福助。有人告集呪诅，宪司希旨，锻成其狱，奏集恶逆，坐当死。诏下其议，杨素等曰：“集密怀左道，厌蛊君亲，是君父之罪人，

非臣子之所赦，请论如律。”时滕王纶坐与相连，帝不忍加诛，除名远徙边郡。天下乱，不知所终。

河间王弘，字辟恶，文帝从祖弟也。祖爱敬，早卒。父元孙，少孤，随母郭氏养于舅族。及武元帝与周文建义关中，元孙时在鄴，惧为齐人所诛，因假外家姓为郭氏。元孙死，齐为周灭，弘始入关。与文帝相得，帝哀之，为买田宅。

弘性明悟，有文武干略。数从征伐，累迁开府仪同三司。文帝为丞相，常置左右，委以心腹。帝诣周赵王宅，将及于难，弘时立于户外，以卫文帝。寻加上开府，赐爵永康县公。及爱禅，拜大将军，进爵郡公。寻赠其父柱国、尚书令、河间郡公。其年，立弘为河间王，拜右卫大将军。寻进柱国，以行军元帅出灵州道征突厥，大破之。拜宁州总管，进上柱国。政尚清静，甚有恩惠。迁蒲州刺史，得以便宜从事。时河东多盗贼，弘奏为盗者百余人，投之边裔，州境恬然，号为良吏。每晋王广入朝，弘辄领扬州总管，及王归藩，弘复还蒲州。在州十余年，风教大洽。炀帝嗣位，拜太子太保。岁余，薨。大业六年，追封郟王。子庆嗣。

庆倾曲善候时变。帝猜忌骨肉，滕王纶等皆被废放，唯庆获全。累迁荥阳太守，颇有政绩。及李密据洛口仓。荥阳诸县多应密。庆勒兵拒守。岁余，城中粮尽，兵势日蹙。密遗庆书曰：“王之先世，家住山东，本姓郭氏，乃非杨族。娄敬之于汉高，殊非血胤；吕布之于董卓，良异天亲。芝焚蕙叹，事不同此。江都荒洒，流宕忘归，骨肉崩离，人神怨愤。举烽火于骊山，诸侯莫至；浮胶船于汉水，还日未期。王独守孤城，援绝千里，粮餼支计，仅有月余，弊卒之多，才盈数百。有何恃赖，欲相抗拒？求枯鱼于市肆，既事非虚；因归雁以运粮，竟知何日！止恐祸生匕首，衅发萧墙，空以七尺之躯，悬赏千金

之购，可为酸鼻者也。幸能三思，自求多福。”于时江都败问亦至，庆得书，遂降于密，改姓为郭氏。密破，归东都，又为杨氏，越王侗不之责也。及侗称制，拜宗正卿。

世充既僭伪号，降爵为郟国公，复为郭氏。世充以兄女妻之，署荥州刺史。及世充将败，庆欲将妻同归长安，其妻曰：“国家以妾奉箕帚于公者，欲以申厚意，结公心耳。今父叔穷迫，家国阽危，而不顾婚姻，孤负付属，为全身之计，非妾所能责公也。妾若至长安，公家一婢耳，何用妾为！顾送还东都，君之惠也。”庆不许。其妻遂沐浴靓庄。仰药而死。庆遂归国，为宜州刺史、郟国公，复姓杨氏。其嫡母元太妃，年老，两目丧明，世充斩之。

义城公处纲，文帝族父也。生长北边，少习骑射。在周，以军功拜上仪同。文帝受禅，赠其父钟葵柱国、尚书令、义城县公，以处纲袭焉。累迁右领军将军。纲虽无才艺，而性质直，在官强济，亦为当时所称。拜蒲州刺史，吏人悦之。卒于秦州总管，谥曰恭。

弟处乐，官至洛州刺史。汉王谅反，朝廷以为二心，废锢不齿。

离石太守子崇，武元帝族弟也。父益生，赠荆刺史。子崇少好学，涉猎书记，有风仪，爱贤好士。开皇初，拜仪同，以车骑将军恆典宿卫，后为司门侍郎。炀帝嗣位，累迁候卫将军。坐事免。未几，复检校将军事。从帝幸汾阳宫，子崇知突厥必为寇，屡请早还京师，不纳。寻有雁门之围。及贼退，帝怒之曰：“子崇怯懦，妄有陈请，惊动我众心，不可居爪牙寄。”出为离石郡太守，有能名。自是突屡寇边塞，胡贼刘六兒复拥众劫掠郡境，子崇表请兵镇遏。帝复大怒，令子崇行长城。子崇行百余里，四面路绝，不得进而归。

岁余，朔方梁师都、马邑刘武周等各作乱，郡中诸胡复反。子崇患之，言欲朝集，遂与心腹数百人自孟门关将还京师。遇道路隔绝，退归离石。左右闻太原兵起，不复入城，各叛去。子崇悉收叛者父兄斩之。后数日，义兵至，城中应之。城陷，为雠家所杀。

文帝五男，皆文献皇后所生。长曰房陵王勇，次炆帝，次秦孝王俊，次庶人秀，次庶人谅。

房陵王勇，小名睨地伐。周世以武元军功，封博平县侯。及文帝辅政，立为世子，拜大将军、左司卫，封长宁郡公。出为洛州总管、东京少冢宰，总统旧齐之地。后徵还京师，进上柱国、大司马，领内史御正，诸禁卫皆属焉。文帝受禅，立为皇太子，军国政事及尚书奏死罪已下，皆令勇参决。帝以山东人多流冗，遣使案检，又欲徙人北实边塞。勇上书谏，以为“恋土怀旧，人之本情，波迸流离，盖不获已。有齐之末，主暗时昏，周平东夏，继以威虐，人不堪命，致有逃亡，非厌家乡，原为羁旅。若假以数岁，沐浴皇风，逃窜之徒，自然归本。虽北夷犯边，令所在严固，何待迁配，以致劳扰？”上览而嘉之。时晋王广亦表言不可，帝遂止。是后时政不便，多所损益，帝每纳之。帝常从容谓群臣曰：“前世皇王，溺于嬖幸，废立之所由生。朕傍无姬侍，五子同母，可谓真兄弟也。岂若前代，多诸内宠，孽子忿争，为亡国之道邪！”

勇颇好学，解属词赋，性宽仁和厚，率意任情，无矫饰之行。引明克让、姚察、陆开明等为之宾友。勇尝文饰蜀铠，帝见而不悦，恐致奢侈之渐，因诫之曰：“我历观前代帝王，未有奢华而能长久者。汝当储后，若不上称帝心，下合人意，何以承宗庙之重，居兆人之上？吾昔衣服，各留一物，时复看以自警戒。又拟分赐汝兄弟。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，忘昔时之

事，故令高颀赐汝我旧所带刀子一枚，并菹酱一合，汝昔作上士时所常食如此。若存忆前事，应知我心。”

后经冬至，百官朝勇，勇张乐受贺。帝知之，问朝臣：“近闻至节，内外百官相率朝东宫，是何礼也？”太常少卿辛亶对曰：“于东宫是贺，不得言朝。帝曰：“改节称贺，正可三数十人，逐情各去，何因有司徵召，一朝普集，太子法服设乐以待之？东宫如此，殊乖礼制。”乃下诏曰：“皇太子虽居上嗣，义兼臣子，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，任土作贡，别上东宫。事非典则，宜悉停断。”

自此恩宠始衰，渐生凝阻。时帝令选强宗入上台宿卫，高颀奏：“若尽取强者，恐东宫宿卫太劣。”帝作色曰：“我有时行动，宿卫须得雄毅。太子毓德东宫，左右何须强武？如我商量，恆于交番之日，分向东宫上下，团伍不别，岂非好事邪？我熟见前代，公不须仍踵旧风！”盖疑颀男尚勇女，形于此言，以防之。

勇多内宠，昭训云氏嬖幸，礼匹于嫡。而妃元氏无宠，尝遇心疾，二日而薨。献皇后意有他故，甚责望勇。又自妃薨，云昭训专擅内政，后弥不平，颇求勇罪过。晋王广知之，弥自矫饰，姬妾恆备员数，唯与萧妃居处。皇后由是薄勇，愈称晋王德行，后晋王来朝，车马侍从，皆为俭素，接朝臣，礼极卑屈，声名籍甚，冠于诸王。临还扬州，入内辞皇后，因哽咽流涕，伏不能兴。皇后泫然泣下，相对歔歔。王曰：“臣性识愚下，常守平生昆弟之意，不知何罪，失爱东宫，恆蓄盛怒，欲加屠陷。每恐谗譖出于杼轴，鸩毒遇于杯杓。”皇后忿然曰：“睨地伐渐不可耐，我为伊索得元家女，望隆基业，竟不闻作夫妻，专宠阿云，有如许豚犬。前新妇本无病痛，忽尔暴亡，遣人投药，致此夭逝。事已如此，我亦不穷。何因复于汝处发

如此意？我在尚尔，我死后当鱼肉汝乎？每思东宫竟无正嫡，至尊千秋万岁后，遣汝等兄弟向阳云兒前再拜问讯，此是几许大苦痛邪！”晋王又拜，呜咽不能止，皇后亦悲不自胜。此别之后，知皇后意移，始构夺宗之计。因引张衡定策，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杨约，令喻旨于越公素，具言皇后此语。素瞿然曰：“但不知皇后如何？但如所言，吾又何为者！”后数日，素入侍宴，微称晋王孝悌恭俭有礼，用此揣皇后意，后泣曰：“公言是也。我兒大孝顺，每闻至尊及我遣内使到，必迎于境首。又其新妇亦大可怜，我使婢去，常与同寝共食。岂如覲地伐共阿云相对而坐，终日酣宴，昵近小人，疑阻骨肉！我所以益怜阿鹞者，尝恐暗地杀之。”素既知意，盛言太子不才。皇后遂遗素金，始有废立之意。

勇颇知其谋，忧惧，计无所出。闻新丰人王辅贤能占候，召而问之。辅贤曰：“白虹贯东宫门，太白袭月，皇太子废退象也。”以铜铁五兵造诸厌胜。又于后园内作庶人村，屋宇卑陋，太子时于中寢息，布衣草褥，冀以当之。帝知其不安，在仁寿宫，使杨素观勇，素至东宫，偃息未入，勇束带待之，故亦不进以怒勇，勇衔之，形于言色。素还，言勇怨望，恐有他变。帝甚疑之。皇后又遣人伺覘东宫，纤介事皆闻奏，因加媒孽，构成其罪。帝惑之，遂疏忌勇。乃于玄武门达至德门量置人候，以伺动静，皆随事奏闻。又东宫宿卫人，侍官已上，名籍悉令属诸卫府，有健兒者咸屏去之。晋王又令段达私货东宫幸臣姬威，令取太子消息，密告杨素。于是内外宣谤，过失日闻。段达胁姬威曰：“东宫罪过，主上皆已知之。已奉密诏，定当废立。君能告之，则大富贵。”威遂许诺。

开皇二十年，车驾至自仁寿宫，御大兴殿，谓侍臣曰：“我新还京师，应开怀欢乐，不知何意，翻悒然愁苦。”吏部尚

书牛弘对曰：“由臣等不称职，故至尊忧劳。帝既数闻谗譖，疑朝臣具委，故有斯问，冀闻太子之愆。弘既此对，大乖本指。帝因作色谓东宫官属曰：“仁寿宫去此不远，令我每还京师，严备如入敌国。我为患利，不脱衣卧。夜欲得近厕，故在后房。恐有惊急，还就前殿。岂非尔辈欲坏我家国邪！”乃执唐令则等数人，付所司讯鞫。令杨素陈东宫事状，以告近臣。素显言之曰：“奉敕向京，令皇太子检校刘居士余党。太子忿然作色，肉战泪下，云：‘居士党已尽，遣我何处穷讨？尔作右仆射，受委自求，何关我事！’又云：‘昔大事不遂，我先被诛。今作天子，竟乃令我不如弟，一事已上，不得自由。’因长叹回视云：‘我大觉身妨！’又云：‘诸王皆得奴，独不与我！’乃向西北奋头，喃喃细语。”帝曰：“此儿不堪妨承嗣久矣。皇后恆劝我废，我以布素时生，复长子，望其渐改，隐忍至今。勇昔从南兖州来，语卫王曰：‘阿娘不与我一好妇女，亦是可恨。’因指皇后侍儿曰：‘皆我物。’此言几许异事！其妇初亡，即以斗帐安余老嫗。新妇初亡，我深疑使马嗣明药杀。我曾责之，便恚曰：‘会当杀元孝矩。’此欲害我而迁怒耳。初，长宁诞育，朕与皇后共抱养之，自怀彼此，连遣来索。且云定兴女，在外私合而生，想此由来，何必是其体胤？昔晋太子取屠家女，其儿即好屠割。今儻非类，便乱宗祐。又刘金麟，佞人也，呼定兴作家翁。定兴愚人，受其此语。我前解金麟者，为其此事。勇昔在宫，引曹妙达共定兴女同宴，妙达在外云‘我今得劝妃酒。’直以其诸子偏庶，畏人不服，故逆纵之，欲收天下望耳。我虽德惭尧舜，终不以万姓付不肖子。我恆畏其加害，加防大敌，令欲废之，以安天下。”左卫大将军元旻谏曰：“废立大事，天子无贰言，诏旨若行，后悔无及。谗言罔极，惟陛下察之。”辞直争强，声色俱厉，帝不答。

时姬威又表告太子非法，帝使威尽言。威对曰：“皇太子由来共臣语，唯意在骄奢，欲得樊川以至散关，总规为苑。兼云：‘昔汉武将起上林苑，东方朔谏，赐朔黄金百斤，几许可笑！我实无金辄赐此等。若有谏者，正当斩之，不过杀百许人，自然永息。’前苏孝慈解左卫率，皇太子奋髯扬肘曰：‘大丈夫当有一日，终不忘之，决当快意。’又宫内所需，尚书多执法不与，便怒曰：‘仆射已下五人，会展三人脚，便使知慢我之祸。’又于苑内筑一小城，春夏秋冬作役不辍，营起亭殿，朝造夕改。每云：‘至尊嗔我多侧庶，高纬、陈叔宝岂是孽子乎？’尝令师姥卜吉凶，语臣曰：‘至尊忌在十八年，此期促矣。’”帝泫然曰：“谁非父母生，乃至于此！我有旧使妇女，令看东宫。奏云：‘勿令广平王至皇太子处。东宫憎妇，亦广平王教之。’元赞亦知其阴恶，劝我于左藏东加置两队。初平陈后，宫人好者悉配春坊，如闻不知厌足，于外更有求访。朕近览《齐书》，见高欢纵其儿子，不胜忿愤，安可效尤！”于是勇及诸子皆被禁锢，部分收其党与。杨素舞文锻炼，以成其狱。勇由是遂败。

居数日，有司承素意，奏“元旻身备宿卫，常曲事于勇，情有附托。在仁寿宫，裴弘将勇书于朝堂与旻，题封云，勿令人见。”帝曰：“朕在仁寿宫。有纤小事，东宫必知，疾于驿马，怪之甚久，岂非此徒邪？”遣武士执旻及弘付法。

先是，勇尝于仁寿宫参起居还，途中见一枯槐树，根干蟠错，大且五六围，顾左右曰：“此堪作何器用？”或对曰：“古槐尤堪取火。”于时卫士皆佩火燧，勇因令匠者造数千枚，欲以分赐左右。至是，获于库。又药藏局贮艾数斛，亦搜得之。大将为怪，以问姬威。威曰：“太子此意别有所在。比令长宁王已下，诣仁寿宫还，每常急行，一宿便至。恆饲马千匹，云

径往捉城门，自然饿死。”素以威言诘勇，勇不服曰：“窃闻公家马数万匹，勇忝备位太子，有马千匹，乃是反乎？”素又发泄东宫服玩似加珮饰者，悉陈于庭，以示文帝群官，为太子罪。帝曰：“前簿王世积，得妇女领巾，状似槃幡，当时遍示百官，欲以为戒。今我儿乃自为之。领巾为槃幡，此是服妖。”使将诸物示勇以诘之。皇后又责之罪。帝使使问勇，勇不服。

太史令袁充进曰：“臣观天文，皇太子当废。”上曰：“玄象久见矣。”群臣无敢言者。于是使人召勇。勇见使者，惊曰：“得无杀我邪？”帝戎服陈兵，御武德殿，集百官立于东面，诸亲立于西面，引勇及诸子烈于殿庭。命薛道衡宣诏废勇及其男女为王、公主者并为庶人。命道衡谓勇曰：“尔之罪恶，人神所弃，欲求不废，其可得邪！”勇再拜曰：“臣合尸之都市，为将来鉴诫。幸蒙哀怜，得全性命”。言毕，泣下流襟，既而舞蹈而去。左右莫不悯默。

又下诏：“左卫大将军元旻，任掌禁兵，委以心膂，乃包藏奸伏，离间君亲，崇长厉阶，最为魁首。太子左庶子唐令则，策名储贰，位长宫僚，谄曲取容，音技自进，躬执乐器，亲教内人，赞成骄侈，导引非法。太子家令邹文腾，专行左道，偏被亲昵，占问国家，希觐灾祸。左卫率司马夏侯福，内事谄谀，外作威势，陵侮上下，褻浊宫闱。典膳监元淹，谬陈爱憎，开示怨隙，进引妖巫，营事厌禱。前吏部侍郎萧子宝，往居省阁，旧非宫臣，进画奸谋，要射荣利。前主玺下士何竦，假托玄象，妄说妖怪，志图祸乱，心在速发；兼诸奇服，皆竦规模，增长骄奢，糜费百姓。此之七人，为害斯甚，并处斩刑，妻妾子孙皆没官。车骑将军阎毗、东郡公崔君绰、游骑尉沈福宝、瀛州人章仇太翼等四人，所为之事，并是悖逆，论其状迹，罪合极刑。但未能尽戮，并特免死，各决杖一百，身及妻子资财田宅

悉没官。副将作大匠高龙叉，预追番丁，辄配东宫使役，营造亭舍，进入春坊；率更令晋文建、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，料度之外，私自出给，虚破丁功，擅割园地。并处自尽，“于是集群官于广阳门外，宣诏以戮之。乃移勇于内史省，给五品料食。立晋王广为皇太子，仍以勇付之，复囚于东宫。赐杨素物三千段，元胄、杨约并千段，杨难敌五百段，皆鞫勇之功赏也。

时文林郎杨孝政上尽谏，言：“皇太子为小人所误，不宜废黜。”帝怒，捩其胸。寻而贝州长史裴肃表称：“庶人罪黜已久，当克己自新，请封一小国。”帝知勇黜不允天下情，乃徵肃入朝，具陈废立意。

时勇自以废非其罪，频请见上，面申冤屈。皇太子遏不得闻。勇于是升树叫，闻于帝，冀得引见。杨素因奏言：“勇情志昏乱，又癡鬼所著，不可复收。”帝以为然，卒不得见。帝遇疾于仁寿宫，皇太子入侍医，奸乱事闻于帝。帝抵床曰：“枉废我儿！”遣追勇。未及发使而崩，秘不发丧。遽收柳述、元岩，系大理狱，伪敕赐庶人死。追封房陵王，不为立嗣。

勇有十男：云昭训生长宁王俨、平原王裕、安城王筠。高良娣生安平王嶷、襄城王恪。王良媛生高阳王该、建安王韶。成姬生颍川王暉。后宫生孝实、孝范。

初，俨诞，帝闻之曰：“此乃皇太孙，何乃生不得地！”云定兴奏曰：“天生龙种，所以因云而出。”时人以为敏对。六岁，封长宁郡王。勇败，并坐废。上表求宿卫，辞情哀切，帝览之惻然。杨素进曰：“伏愿圣心同于螯手，不宜留意。”炀帝践祚，俨常从行，遇鸩卒。诸弟分徙岭外，皆敕杀之。

秦王俊，字阿祗。开皇元年，立为秦王。二年，拜上柱国、河南道行台尚书令、洛州刺史，时年十二。加右武卫大将军，

领关东兵。三年，迁秦州总管，陇右诸州尽隶焉。俊仁恕慈爱，崇敬佛道，请为沙门，不许。六年，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。伐陈之役，为山南道行军元帅，督三十总管，水陆十余万，屯汉口，为上流节度。寻授扬州总管、四十四州诸军事，镇广陵。转并州总管、二十四州诸军事。初颇有令问，文帝闻而大悦。后渐奢侈，违犯制度，出钱求息。帝遣按其事，与相连坐者百余人。于是盛修宫室，穷极侈丽。俊有巧思，每亲运斤斧，工巧之器，饰以珠玉。为妃作七宝幕篱，重不可戴，以马负之而行。徵役无已。置浑天仪、测景表。又为水殿，香涂粉壁，玉砌金堦，梁柱楣栋之间，周以明镜，间以宝珠，极莹饰之美。每与宾客伎女弦歌于上。

俊颇好内，妃崔氏性妒，甚不平之，遂于瓜中进毒。俊由是遇疾，徵还京师。以俊奢纵，免官，以王就第。左武卫将军刘升谏曰：“秦王非有他过，但费官物、营廨舍而已。臣谓可容。”帝曰：“法不可违。”升固谏，帝忿然作色，升乃止。杨素复进谏，以秦王过不应至此。帝曰：“我是五儿之父，非兆人之父。若如公意，何不别制天子儿律！以周公为人，尚诛管、蔡。我诚不及周公远矣，安能亏法乎！”卒不许。

俊疾笃，含银，银色变，以为遇蛊。未能起，遣使奉表陈谢。帝责以失德。大都督皇甫统上表请复王官，不许。岁余，以疾笃，复拜上柱国。二十年六月，薨于秦邸。帝哭之数声而已，曰：“晋王前送一鹿，我令作脯，拟赐秦王。今亡。可置灵坐之前。心已许之，不可亏信。”帝及后往视，见大蜘蛛、大蛛螯从枕头出，求之不见。穷之，知妃所为也。俊所为侈丽物悉命焚之。敕送终之具，务从俭约，以为从世法。王府僚佐请立碑，帝曰：“欲求名，一卷史书足矣，何用碑为！若子孙不能保家，徒与人作镇石耳。”

妃崔氏以毒王故，下诏废绝，赐死于其家。子浩，崔氏所生也。以其母谴死，遂不得立。于是以秦国官为丧主。俊长女永丰公主，年十三，遭父忧，哀慕尽礼，免丧，遂绝酒肉。每忌日，辄流涕不食。有开府王延者，性忠厚，领俊亲信兵十余年，俊甚礼之。及俊疾，延恆在閤下，衣不解带。俊薨，勺饮不入口者数日，羸顿骨立。帝闻悯之，赐以御药，授骠骑将军，典宿卫。俊葬日，延号恸而绝。帝嗟异之，令通事舍人吊祭，诏葬延于俊墓侧。

炀帝即位，立浩为秦王，以奉孝王嗣。封浩弟湛济北侯。后以浩为河阳都尉。杨玄感作逆之际，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勒兵讨之。至河阳，修启于浩，浩诣述营，共相往复，有司劾浩以诸侯交通内臣，竟坐废免。宇文化及弑逆，立浩为帝。化及败于黎阳，北走魏县，自僭为帝，因而害之。

湛骁果有胆烈。大业初，为荥阳太守，坐浩免，亦为化及所害。

庶人秀，开皇元年，立为越王。未几，徙封于蜀，拜柱国、益州总管、二十四州诸军事。二年，进上柱国、西南道行台尚书令，本官如故。岁余而罢。十二年，入为内史令、右领军大将军。寻出镇于蜀。

秀有胆气，容貌瑰伟，美有须髯，多武艺，甚为朝臣所惮。帝每谓文献皇后曰：“秀必以恶终。我在当无虑，至兄弟必反。”兵部侍郎元衡使于蜀，秀深结于衡，以左右为请。衡既还京师，请益左右，帝不许。大将军刘焯之讨西爨，帝令上开府杨武通将兵继进。秀使嬖人万知先为武通行军司马，帝以秀任非其人，谴责之，因谓群臣曰：“坏我法者，必在子孙。譬如猛兽，物不能害，反为毛间虫所损食耳。”于是遂分秀所统。

秀渐奢侈，违犯制度，车马被服拟于天子。及太子勇废，